

十日谈

The Decameron

[意] 薄伽丘 著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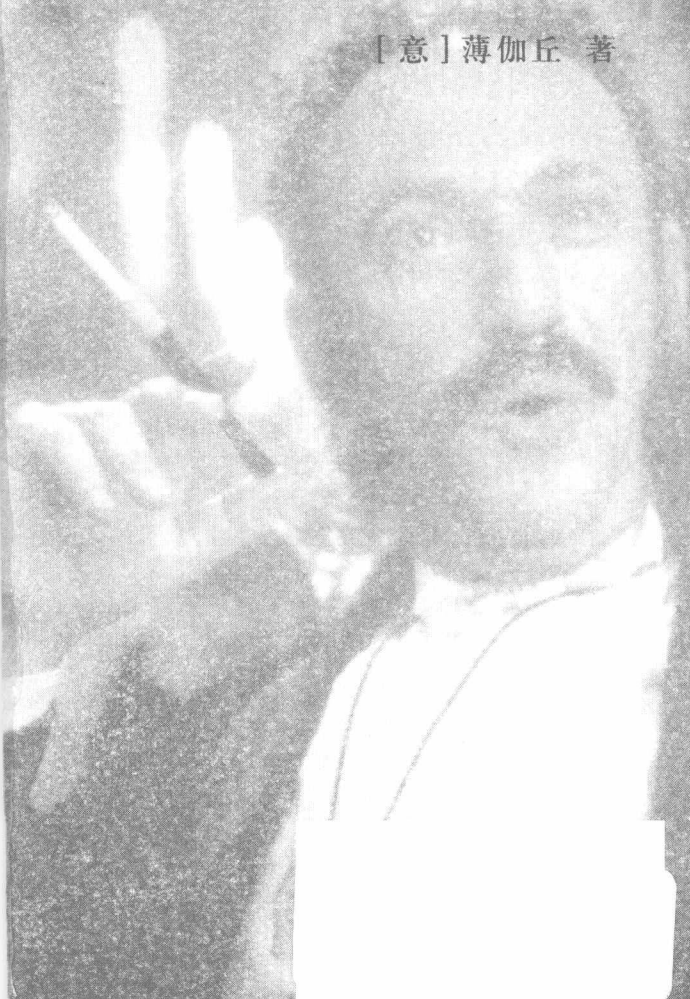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十日谈

I H I R I T A N

中

[意]薄伽丘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意)薄伽丘(Boccaccio, G.)著;郑连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十... II. ①薄... ②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796 号

十日谈

译者:郑 连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88

字 数:7275 千字

版 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1080.00 元(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四天

《十日谈》的第四天在菲洛特拉托的领导下开始。菲洛特拉托规定，各人讲的都是结局不幸的恋爱故事。

亲爱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那妒忌的疾风，只会袭击高楼危塔，摇撼大树的最高枝。可是听了那些有识之士的见解，又凭着我自己经常看到、听到的，我发觉我太天真了。为了一心躲避那狂风的无情袭击，我逃到了平地上，又不得不躲进那最深邃的幽谷。这些故事我都是用那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而且只是平铺直叙，不敢有丝毫卖弄，写的还是散文，又不曾题名献词。读过这几篇故事的人大约都会有此感受。可是尽管这样，我依然逃不了妒忌的袭击，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直到这时候我才彻底明白了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苦难”才不会遭人的妒忌。

贤明的女士们，有些人读了这些故事，认为我是不务正业，又说我这样死心塌地地侍候你们、安慰你们，实在有伤风化；有的甚至还怪我不该这么抬高你们。另有些人，虽然极力显得一派心平气和，却又指责我这样一把年纪，不应该纵谈风月，迎合妇人人家的低级趣味。还有些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是跟缪斯女神去住在派纳塞斯山上的好，不要厮混在你们的队伍里，尽说些无聊的话。

还有些人分明居心恶毒，却非得装出一副菩萨心肠的样子，说是我应当深谋远虑，好生想想怎样去挣我的面包，免得去喝西北风。另外又有些人为了要诋毁我的作品，处心积虑地要证明故事都是凭空捏造，完全与事实不符的。

尊贵的女士们，我为你们效劳，想给你们带来快乐，却因此受尽这狂飙疾风的摧残，利齿毒牙的噬咬，弄得头破血流。天主明鉴，不管他们怎么攻击我，我总是冷静地听着，玩味着他们的话。不过我并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即使我不跟他们唇枪舌剑，也少不得要申斥他们一番，好让我的耳根暂时清静一下，可以静下来继续写我的作品。在这件事上，全靠你们出力来支持我。就有这许多狂妄的敌人，要是眼前不赶紧反击他们，那他们的气焰一定会越发嚣张，将来一下子就会把我打垮了；如果到那时候，任你们有多大的力量，也于事无补了。

在驳斥他们之前，我想先讲一篇故事，我这故事是针对那班诽谤我的人讲的。作为自己的辩护词，这是一个有头无尾的故事，这样，就不至和我们那一群可爱的朋友们所讲的故事混在一起，好区别开来。

从前，我们城里有名男子，名叫腓力·巴杜奇，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是通过努力手里着实有钱，而且也很懂得处世立身之道。他有一个妻子，两人相亲相爱，互相体贴关怀，从来没有翻过脸。只是人生难免一死，他那位贤德的太太不幸去世，只留给他一个将近两岁的亲生儿子。丧偶的不幸使他哀痛欲绝。他觉得失去了爱妻，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发誓抛弃红尘去侍奉天主，并且决定带他的幼儿跟他一起修行。他把全部家产都捐给慈善团体，就带着儿子前往阿西那奥山，在山头找到一间小茅屋安顿下来，每日斋戒祈祷，靠着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他眼看儿子一天天长大，为了让他与世俗隔绝，就十分留心，绝不跟他提到那世俗之事，更不让他看到这一类的事，要谈也只跟他谈那些永生的荣耀、天主和圣徒的光荣，要教也只限于教他背诵些祈祷文，惟恐扰乱了他侍奉天主的心思。父子二人就这样在山上住了好几年，那孩子从没走出茅屋一步，也从没见过别人。

圣徒也要生存。这位好心的人儿偶尔也要到佛罗伦萨去，向一班善男信女讨些施舍，以便解决父子俩的第一需要，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茅屋来。

光阴如箭，腓力已到了风烛残年之时，那孩子也有十八岁了。有一天，腓力正要下山讨些施舍，那孩子问他到哪儿去。腓力告诉了他，那孩子就说：

“爸爸，你现在年事已高，不宜过多劳苦奔波了。何不把我带到佛罗伦萨去，让我去见见你那班朋友和天主的信徒呢？想我正年轻力壮，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派我下山去，你自己就可以在这里休养休养，不用再操劳了。”

这位老人家觉得这孩子说得有道理，如今儿子已长大成人，他平时侍奉天主又十分勤谨，即使让他到那花花世界里去走一遭，谅必也不致迷失本性了。于是第二次下山的时候，果真把他带了去。

佛罗伦萨城里的皇宫啊，邸宅啊，教堂啊，都是他生平从未见识过的，直看得小伙子眼花缭乱，所以惊奇得不得了，一路上禁不住向父亲问长问短，腓力一一告诉他，儿子又一一询问。父子俩就这样一问一答，一路行来，碰巧遇见刚刚参加婚礼回来的女宾，她们衣服华丽、年轻漂亮。那小伙子一看见她们，立即就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怎么

跟自己不一样。

“我的孩子，”腓力回答，“快低下头，眼睛盯着地面，它们全都是祸水！别去看它们。”

“可是它们叫什么名字呢？”那儿子追问道。

那老子不愿意让他纯洁的儿子知道她们是女人，生怕这个词会唤起他的邪恶的肉欲，所以只说：“它们叫做‘绿鹅’。”

说也奇怪，小伙子生平还没看见过女人，也不知道女人对男人有何意义。而那些新鲜事物，像皇宫啊，公牛啊，马儿啊，驴子啊，金钱啊，他全都不曾留意，更不曾为此提出要求。这会儿却冷不防对他的父亲说：“啊，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

“唉，我的孩子，”父亲回答说，“别闹啦，也别瞎想，我对你说过，它们全都是祸水，对你没好处的。”

“什么！”那小伙子嚷道，“祸水就是这个样吗？”

“是啊，这就是祸水！”那老子回答。

儿子却说：“我不懂你的话，祸水那么讨厌，而她们这么美丽、这么逗人爱，怎么会是祸水？我只觉得她们比你时常给我看的天使的画像还要好看呢。看在老天的面上，让我们想个法儿，把那边的‘绿鹅’带一头回去吧，我想要喂一只。”

“不行，”他父亲说，“我绝不会答应，你不知道怎样喂她们。”

那老头儿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他后悔自己不该把儿子带到佛罗伦萨来，让自己多年的努力白费……不过我不打算把这段故事讲下去了，就此言归正传吧。

年轻的女士，有意非难我，说我不该一味去博讨女人的欢心，不该喜欢女人。在这里我坦率地说：我是很喜欢你们，而我也极力想博取你们的欢心。难道这也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吗？亲爱的女士，回忆我们曾经多少次甜蜜地接吻、热情地拥抱以及共床同枕；你们的丰采、娇容、无比优雅的仪态，还有你们那种女性的温柔文静，这一切的一切能不让我这样想、这样做吗？

方才我们已经听到，一个远离人世、在深山里长大起来的小伙子，除了他父亲，他就再没第二个伴侣，他甚至连女人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旦下山，看见了你们，就只想要得到你们，渴念着你们，甚至连天使的画像也不要，把他的爱慕之情只献给你们。如果在一个隐士、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孩子、一个没见过女人的野人的眼里，你们比一切东西都可爱，比一切东西都吸引人，那么这班人怎么能因为我喜欢你们、极力

想讨好你们而非难我、诽谤我，说我十恶不赦呢？要知道我天生是个多情种子，从我小时候懂事起，我就禁不住你们那明亮的眼波、甜蜜的细语以及那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叹息，就立誓要把整个儿心灵献给你们。只有那种丧失了人性的家伙，那种不懂得爱、也感受不到热情的力量的人，才会这样谴责我；这种人，我不屑一顾。

还有些人拿我的年纪当做话柄，可是他们大概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那韭菜头尽管是白的，叶梢可是碧绿生青。我现在正正经经地回答他们：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我也绝不会认为侍候女性是件可耻的事；如果他们仍这样想，那就请看看过了中年的基陀·卡伐坎蒂、但丁，已到了晚年的契诺·达·皮斯托亚，他们也十分推崇女性，也同样以侍奉她们为荣呢。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需要我可以从历史中举出许多有名的人物，尤其那种到了老年还一心只想讨女人的欢心的。那班批评我的人，如果对他们的故事一无所知，那么我建议他们快去翻读一下历史书吧。

有人劝我还是跟缪斯女神一起住在派纳塞斯山上来得好，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只可惜，我们没法永远跟缪斯女神待在一起，我没那福分。而女神也不可能永远和凡人做伴；那么要是有人跟女神很像，去接近那样的人儿，又有什么不好呢？缪斯女神本来是女人啊，世上的女性虽然千差万别，可一眼就能看出，她们的模样儿还是跟女神相像的。所以即使不为其他的缘故，单凭这一点，她们也该叫我喜欢，我也应该喜欢她们。再说，为了女性，我曾写下千来首情诗，可缪斯女神从来也不曾帮我写过一篇诗。我从女人那儿得到的是帮助，她们可以教我怎样写诗，给我灵感。在我写下目前这些篇章的时候，不管我写得多么不像样，女神可常常降临到我身边来，我感谢你们给我带来这样的荣幸吧。所以我觉得我编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并不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远离着缪斯女神和她们居住的派纳塞斯山。没有她们，我写不出来。

对于那些劝我留意自己的面包的人，我有什么话要讲呢？真的，我还不知道该讲什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得感谢他们的关心。不过我倒在想，要是有一朝一日，我真有向他们乞求面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回复我呢？也许他们会说：“到你写的那些作品里去找面包吧。”其实这不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比富人在他们的金库里找到更多的面包。比如说，有人努力写自己的作品，替他们的时代增添光彩；有人却贪得无厌，只知道面包越多越好，可是面包太多了，会

生虫子的。

我还要再说什么呢？感谢天主，我现在还不致断粮，如果我真的没面包了，那我也会像耶稣的使徒保罗那样，能够饱足也能够饥饿。要是有一天我当真向他们讨面包，让他们把我赶出去好了。总之，这原是我自己的事，用不到好心的人来替我操心。

还有些人说我写的那些故事跟真相不符，那么你又知道何为真相呢？我希望他们把真情实况提出来，双方要是核对之下，我的故事显然是出于捏造，那么我愿意承认他们的一切谴责，也愿意尽力纠正我的过失。不过他们光是这么嚷着却提不出什么事实来，我同情他们的嗓子，我只好不理他们，拿他们批评我的话来回敬他们，让他们骂去吧，照自己的主张去做。

我想也已经说够了吧？现在，最温柔的女士，凭着天主的帮助和你们的支持，我将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不辞艰苦，继续开始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的命运不会比那暴风中的微尘更糟——不管微尘落在哪儿，或是落高落低、落前落后，那也不会落到比原来更低的地方去。

要说从前我发誓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贡献给你们，为你们的欢乐而效劳，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打算坚持做下去；因为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说：我爱你们，我也就跟别的男人爱你们一样，而且是出之于天性。天性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我自认没有这种本领，也不愿意有。就算我有这种本领，我绝不愿意自己使用，因为我不愿意扼杀自己。

那班批评我的人可以闭口了；他们的身子里缺少热血、天性，所以才会莫名其妙地乱批评人。他们可以去找他们自己的乐趣——或者说，找他们腐败的嗜好；而我愿意利用这短促的人生，追求自己的乐趣。

美丽的女士们，我们已经离题太远了，让我们回到原处，言归正传吧。

天刚蒙蒙亮，雾气沉沉的夜幕渐渐离去，这时候菲洛特拉托已经起身，把众人都唤了起来。吃过早饭，大伙儿依旧到那座可爱的花园里去游玩散心。这天的中饭也依旧安排在昨晚吃饭的地点；饭后照例午睡，等到太阳已经西斜的时候，大家照常来到喷水泉旁边，依次坐下，开始了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菲洛特拉托吩咐菲亚美达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接到国王的命令，她并不推辞，娇声软语地讲了这一

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唐克莱亲王不愿女儿与情人来往，于是杀死女儿的情人，取出心脏，放进一个金杯中，送给女儿。郡主看见情人的心脏，不愿苟活，把毒液倾洒在心脏上，和泪饮下而死，与情人相会于另一个世界。

国王指定我们今天必须讲悲惨的故事，他认为我们在这儿寻欢作乐，也该听听别人的痛苦，免得只知道享受，好叫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由得涌起同情来。也许这几天来，我们的日子可过得太快乐逍遥，因此他想用悲惨的故事来调节一下。这个主意不错。而且不论他的用意何在，我是不能违背国王的意旨的，所以我要讲这么一个不仅是悲苦而且是绝顶凄惨的故事，少不得赚你们几滴苦泪来。

萨莱诺的亲王唐克莱本是一位仁慈宽大的王爷，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善良、平易近人。可是到了晚年，他的双手却沾染了一对情侣的鲜血。事情是这样的：王爷膝下并无三男两女，只有一个独养的郡主，亲王自然对她百般疼爱，自古以来，世上父亲爱女儿也不过是这样罢了；谁想到，要不是这个女儿，他的晚境或许倒会快乐些呢。那亲王太疼爱郡主，竟一直舍不得让她出嫁；直到后来，再也藏不住了，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这才把她嫁给了卡普亚公爵的儿子。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年纪轻轻成了一个寡妇，重又回到她父亲那儿。

她正当青春年华，天性活泼，热情奔放，身段容貌都长得十分俏丽，而且才思敏捷，是个少有的好女人。她住在父亲的宫里，衣食不愁，养尊处优，过着豪华的生活；后来看见父亲这么爱她，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要另一个丈夫，就私下打算找一个中意的男子做她的情人，两全其美。

宫廷里上下三等人都有，她开始留意观察许多男人的举止行为，发现父亲跟前有一个年轻的侍从，名叫纪斯卡多，虽说出身卑微，但是人品高尚，气宇轩昂，德才兼备，她非常中意，竟暗中爱上了他，而且朝夕相见，天长日久，热烈的情感已不能沉默了！那小伙子并非傻瓜，不久也就觉察了她的心意，看到郡主美丽贤惠，也不由得动了情，整天只想念着她，纪斯卡多几乎魂不守舍了。

两人这样眉目传情，心心相印，郡主只想找个机会和他幽会，可又不敢把心事托付别人，结果她想出一个极好的主意。她写了封短简，

叫他第二天来和她相会，时间地点都定好了。她把这信藏在一根空心的竹竿里面，当着许多人交给纪斯卡多，还开玩笑地说道：“把这个拿去当个风箱吧，那么你的女仆今儿晚上就不用为生火发愁了。”

纪斯卡多接过竹竿，觉得郡主绝不会无缘无故给他这样东西，而且开这样的玩笑。他回到房里，仔细检查竹竿，看见中间有一条裂缝，劈开一看，里面竟藏着一封信。他急忙拿出来看，读着郡主真挚的爱，这时候他真是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儿；于是他就依着信里的话，做好和郡主幽会的准备。

在亲王的宫室附近有一座山，这座山上有一个许多年代前开凿的石室，而洞里还有一条隧道，直通那山腰的某处。那石室很久无人问津，所以那隧道的出口处，荆棘杂草丛生，几乎把洞口都掩蔽了，从外面一点儿也不易发现石室。在那石室里，有一道秘密的通道直通宫室，石级和宫室之间，隔着一扇沉重的门，而门的那边，就是郡主楼下的一间屋子。因为山洞久已废弃不用，大家早把这石级忘了。可是情人的眼睛是敏锐的，所以居然给那位多情的郡主记了起来。

她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秘密，便私下找了几样工具，亲自动手来打开这道门，经过好几天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把门打开了。她就登上石级，直找到那山洞的出口处，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她把隧道的地形以及周围的情况等都写在信上，让纪斯卡多设法从这隧道潜入她宫室里来。

纪斯卡多立即预备了中间打了许多结的一条绳子，绕了许多圈，以便攀爬。第二天晚上，为了不叫荆棘刺伤，他又穿了一件皮衣，就独个儿偷偷来到山脚边，按照信上所说的样子，找到了那个洞口，把绳子的一端固定在一株坚固的树桩上，自己就顺着绳索，降落到洞底，在那里静候郡主的到来。

第二天，郡主说想要午睡，把侍女都打发出去，一个人留在房里。于是她打开那扇暗门，顺着石级，走下山洞，果然找到了等候已久的纪斯卡多，两个人自然都很高兴。郡主就把他领进自己的卧室，两人在房里逗留了老半天，真像神仙般快乐。分别时，两人约定，一切都要谨慎行事，无论如何，不能让别人得知他们的私情。于是纪斯卡多回到山洞，郡主赶紧锁上暗门，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去找她的侍女。等到天黑之后，纪斯卡多才攀着绳子，从进来的洞口出去，回到自己的住所。自从发现了这条秘密通路以后，这对情人就时常幽会。

谁知命运之神却不甘心让这对情人就这样天长地久，竟导演了一件意外的事故，将这一对情人满怀的欢乐化作无比的哀伤。这厄运是

这样降临的：

原来唐克莱非常疼爱他女儿，常常独自一人来到女儿房中，跟她聊天。有一天，他吃过早饭，又想找女儿聊天，就单独一人到他女儿绮思梦达的寝宫里去，看见女儿正带着她那许多宫女在花园里玩得起劲，他不愿打断她的兴致，就不曾让人看到或是听见，悄悄走进她的卧室。来到房中，他看见窗户紧闭、帐帷低垂，一时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在床脚边的一张软凳上坐了下来，头靠在床边，拉过帐子来遮掩了自己，好像有意要躲藏起来，和郡主开个玩笑，不觉就这么睡着了。

也是活该他们俩倒霉，绮思梦达偏偏约好纪斯卡多那天幽会，所以她在花园里玩了一会儿，就让那些宫女继续玩去，说是累了，自己悄悄溜到房中，把门关上了，却不曾预料到房里还有别人，走去开了那扇暗门，把在隧道里等候着约会的纪斯卡多放进来。因为全然没有防备，他们俩像平常一样，迅速登上了床，寻欢作乐，由于动作很大，把睡熟的唐克莱弄醒了。他听到声响，惊醒过来，却不料看见两个赤身裸体的人正在干着好事，气得他直想咆哮起来，可是再一转念，还是暂且隐忍一时，他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免得家丑外扬。

那一对情人像往常一样，温存私语了半天，气得旁边的亲王吹胡子瞪眼。直到不得不分手的时候，二人这才双双下床，全然不知唐克莱正躲在他们身边。纪斯卡多从洞里出去之后，郡主自己也走出了卧房，又和宫女们玩去了。唐克莱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趁着没有人看见，从一个窗口跳到花园里去，赶回宫去，几乎气得半死。

当天晚上，到了天黑的时候，纪斯卡多像往常一样从洞底里爬上来，不想早有两个大汉奉了唐克莱的命令守候在洞口，将他一把抓住，就这么给悄悄押到唐克莱跟前。亲王一看见他，想起房里的一幕幕差一点儿气得掉下泪来，说道：“纪斯卡多，我平时待你不薄，哪一点对不起你？不想今日里却是这般情景，你色胆包天，竟敢干出败坏我女儿的名节的事来！”

纪斯卡多没多说一句话，只是这样回答：“我无法管束爱情的力量。”

唐克莱拿他没办法，下令把他严密看押起来；他当即给秘密禁锢在宫中的一间幽室里。

第二天，唐克莱左思右想，却不知如何妥善处理他的女儿。吃过饭后，就像平日一样，他独自来到女儿房中，把她叫了来。绮思梦达怎么也没想到已经出了岔子，热情地迎接父王。唐克莱把门关上，单剩父女俩在房中，于是老泪纵横地对她说道：“绮思梦达，你太让我失望

了，我一向以为你端庄持重，想不到竟会干出这种勾当来！要不是我亲眼看见，那么任凭别人怎么说，别说是你跟你丈夫以外的男人做苟且之事，就是说你存了这种欲念，我也绝对不会相信的。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可能也没有几年可活了，不想碰到这种丑事，叫我从此以后如何见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心痛！

“即使你实在按捺不住你的冲动，天哪，那也得挑一个身分相称的男人才对！多少王孙公子出入我的宫廷，你却偏偏看中了一个下贱的奴仆。可以说，从小就靠我们行好，把他收留在宫中，他却不知好歹，来勾引你。你这种行为真叫我心烦意乱，不知该把你怎样发落才好。至于纪斯卡多，昨天晚上他一爬出山洞，我就把他捉住，关了起来，等候发落。对于你，我却一点主意都拿不定。一方面，我对你狠不起心来，天下做父亲的爱女儿，没有一个像我那样爱你；另一方面，你这么轻薄，我又怎能不怒火直冒？如果看在父女的分上，那我只好饶了你；如果以事论事，我就不该顾念儿女之情，非要重重惩罚你不可。不过，在我还没拿定主意以前，我想听听你自己有什么好说的。”

说到这里，他低下头去，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伤心得竟像一个挨了打的孩子一般。

绮思梦达听了父亲的一席话，知道他们的私情已经败露，而且她的情人已经给关了起来，她心里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悲痛，真想大哭大叫起来。她知道事到如今，她的纪斯卡多必死无疑。可是崇高的爱情能战胜一切，她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强自镇定，暗下决心，为爱牺牲一切。因此，她在父亲面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并不像一个因为犯了过错受了责备而伤心欲绝的女人，却是无所畏惧、镇定从容、坦坦荡荡地回答她父亲说：“唐克莱，我不否认这回事，也不打算向你讨饶；因为这对我不会有半点好处，就是有好处我也不愿意干。我也不想求你看着父女的情分来开脱我，因为我没有错，我只要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那就是为我的名誉辩护的充分的理由，接着就用行动来坚决响应我灵魂的伟大的号召，响应爱情的号召。不错，我确是爱上了纪斯卡多，只要我还活着——哪怕只活一天——我也会始终如一地爱他。假使人死后还会有爱的权利，那我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我坠入情网，不是由于女人的意志薄弱，是因为你不想再给我找一个丈夫，同时也是因为他本人可敬可爱。

“唐克莱，你既然这么爱你的女儿，你又最了解她，你应该知道你养出来的女儿，她的心也是血肉做成的，并非钢铁做成的。你现在虽然年老力衰了，但是你也有过青春，也应该还记得那青春的规律，以及

它对青年人具有多大的支配力量。虽说你的青春多半是消磨在战场上，你也总该知道充满爱的生活对于一个老头儿会有多大的诱惑力，别说对于一个青年人了。

“我是你生养的，和你一样是个血肉之躯，还很年轻，在这世界上又没度过多少年头，那么怎怪得我伤风败俗呢？我按捺不住这片青春烈火，我年轻，又是个女人，况且我已结过婚，尝到过其中的滋味，这种欲念就格外迫切了。我情不自禁，私下爱上了一个男人，一个我不该爱的男人。我凭着我的满腔热情，做出这事来，但是我不是不顾你，我也曾费尽心机，免得你为我蒙受耻辱。这一条外人不知道的秘密通路，多情的爱神和好心的命运指点了我，就是好让我如愿以偿。所以，我们幽会这回事，不管是你自己发现的也罢，还是有人告密也罢，我绝不否认。

“有些女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男人，可以陪她睡觉，就满足了，我可不是那样，我需要爱，我是经过了一番观察和考虑，才在许多男人中间选中了纪斯卡多，有心去结识他的；而我们俩在被你发现之前，确实享受了不少欢乐。你方才把我痛骂了一顿，听你的口气，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太大的气了，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你不该责备我，这不是我的错，要埋怨，只能去埋怨那糊涂的命运之神，是他犯了错，为什么他老是让那些庸俗无能之辈窃居着显赫尊荣的高位，把那些真正的人才反而埋没在草莽里。

“可是这些我们暂且不提，先明确一个根本的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我们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效用，还有着同样的德性。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人类本是天生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观点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而消失，在人们的天性和日常举止中间显露出来；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是高贵的，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是卑贱，那么错不在于他，而在于看待他的人。

“请你看看那些所谓的贵人，打量一下他们的品德、举止、行为吧，然后把他们与纪斯卡多比。只要你不存偏见地去判断，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些鄙夫而已。说到他的品德、他的才能，除了你的话和我自己的眼光，我不信任任何人的判断。你曾那样几次三番赞美他，说他是一个英才。真的，我知道你这许多赞

美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敢说：你赞美他的话他句句都当之无愧。你以为把他赞美够了，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时，你才发现他比你所赞美的还要胜出许多呢。要是你说我把他看错了，那么我是上了你的当。

“现在你还要说我结识了一个低三下四的人吗？其实我知道，那是你的违心之论。你不妨说，他是个英才，可是这种话只会给你自己带来羞耻，因为这样会让别人认为你不是伯乐，有了人才不知道提拔，把他埋在仆人的队伍里。富贵叫人丧失了志气，而贫穷不会磨灭一个人的高贵的品质。多少帝王，多少公侯将相，多少有识之士，都是白手起家的，而现在有许多村夫牧人，从前可都是名门望族呢。

“我想说的就这些，那么，你要怎样处置我，不必这样踌躇不决了。如果你决心要惩罚我——要在你风烛残年干出你年轻的时候绝不愿意也从来没干过的事，那么你尽管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我吧，我不会怪你，但我绝不向你乞怜求饶，因为如果这段爱情算得上是罪恶，那我理应是罪魁祸首。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怎样处置了纪斯卡多，却念及父女情不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置我，那我也会自己动手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置我自己的。

“现在，要是你认为我们非死不可的话，你可以去了，去哭吧；哭够之后，就狠起心肠一刀子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吧。”

听了女儿一番肺腑之言，亲王这才知道他的女儿有一颗如此伟大的灵魂；不过还是不相信平日里柔弱的她真会像她的言词那样坚决。他走出了郡主的寝宫，决定不用暴力对待他的骨肉，却打算通过惩罚她的情人来打击她的热情，叫她死了那颗心。主意已定，当天晚上，他命令两个禁卫，私下把纪斯卡多绞死，挖出心脏，给他拿来。那两个禁卫立即按照他的命令执行了。

第二天，亲王命人拿出一只精致的大金杯，又把纪斯卡多的心脏盛在里面，然后吩咐自己的心腹仆人把那个盛着一颗高贵的爱心的金杯送给郡主，同时叫他传言道：“你的父王非常爱你，为了感谢你用他最心爱的东西来安慰他，所以现在他也把你最心爱的东西放在金杯里送来慰问你。”绮思梦达等亲王走后，矢志不渝，叫人去采了那恶草毒根，煎成毒汁，打算以身殉情。她面不改色，接过金杯，揭开一看，里面盛着一颗心脏，就确定了自己刚才的猜想不错，懂得了亲王说这一番话的意思，同时也明白了这必然是纪斯卡多的心脏，于是她回过头来对那仆人说：“我父亲这件事做得真得体！只有拿黄金做坟墓，才算不委屈了这颗心脏！”

说着，她举起金杯，凑向唇边，深情地吻着那颗心脏，说着：“我父

亲对我一向无微不至，如今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里，对我越发慈爱了，给我送来了这么尊贵的礼物，我要最后一次向他表示感谢！”

于是她低下头去，深情地注视着那心脏，说道：“唉，你是我的心肝，我一切的幸福全都栖息在你身上，我不能没有你。那个人太狠心了，他叫我现在用这双肉眼注视着你！注视着我心爱的你！可是你知道吗？只要我能够用我那精神上的眼睛时时刻刻注视你，我就满足了。你已经解脱了尘世的苦恼，你已经走完了你的路程，已经完成了命运指派给你的任务，你已经到了每个人迟早都要来到的终点。你的仇敌把你葬在一个跟你身分十分相称的金杯里，你的葬礼也是我们爱情的升华，除了还缺少你生前所爱的人儿的眼泪外，可以说什么都齐全了。现在，你连眼泪也不会欠缺了，我本来准备面不改色，从容死去，不掉一滴泪；天主感化了我那狠毒的父亲，指使他把你送给我。现在你在我的眼前，我要为你痛哭一场，哭过之后，我也应该解脱了，我的灵魂立即就要飞去跟你曾经守护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只有你的灵魂我才乐于跟从、倾心追随，我愿意跟你一同到那不可知的冥域里去。我相信你的灵魂还在这里徘徊，等着你爱的人和你相会；那么，我相信依然爱着我的灵魂呀，为我深深地爱着的灵魂呀，我一生一世追随的灵魂呀，你等一下我吧！”

说完，她就低下头去，凑在金杯上，泪如雨下，可绝不像一般娘们儿那样哭哭啼啼，她一面默默地流着泪，一面只顾跟那颗心脏亲吻，也不知亲了多少回，吻了多少遍，真把旁边的人看得呆住了。侍候她的女伴不知道这是谁的心脏，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泣，又不明白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都被她的真情深深感动了，陪她伤心掉泪。她们极力劝慰她，再三问她伤心的原因，可是任凭怎样问，怎样劝慰，她总是不肯说，她们只得静静地看着她伤心。后来郡主哭累了，就抬起头来，揩干了眼泪，说道：“最可爱的心儿呀，我已经给了你我所有的眼泪，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了，那就是：让我的灵魂来和你的灵魂结伴儿吧！”

说完，她叫人取出备下的盛毒液的瓶子来，只见她拿起瓶子就往金杯里倒去，神态从容自然，把毒液全倾洒在那颗给泪水洗刷过的心脏上；然后她毫无畏惧地举起金杯，送到嘴边，微笑着把毒汁一饮而尽。饮罢，她登上绣榻，手里依然拿着金杯，在床上十分端正安详地睡下，把情人的心脏放在自己的心上，一言不发，痴痴地仰望着，静待死神的降临。

侍候她的女伴，听她说的话、看她的行为有些反常，就急忙派人去

把种种情形向亲王报告。听完之后，他恐怕发生什么变故，急匆匆地赶到女儿房中。正当他跨进门时，她在床上睡了下来。他还想用好话来安慰她，可是已经迟了，这时候她已经命在旦夕了。看着即将离去的女儿，他不觉失声痛哭起来。谁知郡主却向他说：“唐克莱，你何必浪费这许多眼泪呢，还是把你的眼泪省点儿，等碰到比我更糟心的事，再哭不迟呀！我不需要你的眼泪。除了你，有谁达到了目的反而哭泣的呢？所以我用不着你的悲伤。如果你从前对我的那一片慈爱还没完全泯灭，或者说你是一个还有点儿慈悲心的人，请你给我最后一个恩典——那就是说，不管你多么反对我跟纪斯卡多做一个不体面的夫妻，但是请你把我和他的遗体（不管你把他的遗体扔在什么地方）公开合葬在一处吧，让我得到一丝安慰！”

亲王听得她这么说，心如刀割，一时哽咽着竟不能作答。年轻的郡主觉得快要走了，紧握着那心脏贴在自己的心头，说道：“天主保佑你，我要去找他了。”

说罢，她闭上眼睛，摆脱了这苦恼的人生，到天国与情人相会去了。

这就是一对苦命的情人的结局。唐克莱哭得死去活来，后悔自己将她逼上了绝路，于是把他们二人很隆重地合葬在一处。全萨莱诺的人民听到他们的事迹，无不感到悲恸，都为他们祈祷祝福。

第二个故事

亚尔贝托神父愚弄一个女人，告诉她说是加百列天使爱上了她，然后神父自己扮作天使，去和她幽会。女人的亲属得知此事，前来捉奸。惊慌之余，神父逃到平民家里。第二天，他又被当做野人牵到圣马可广场，人们当众揭发了他，院里的修士将他押回，将他永远关在牢里。

菲亚美达的故事讲完了，女伴们不止一次掉下了同情的眼泪，而国王却毫不动情地说道：“我觉得，纪斯卡多和绮思梦达是幸福的，他们所享受的快乐，只要能让我享受到一半，我也愿意拿出性命来作代价。小姐别瞪大眼睛看着我，我虽然活着，却忍受着死一般的痛苦，跟欢乐没有一点缘分，所以才这么说。现在暂且撇下我的命运不谈，我想请潘比妮亚接下去讲一个故事。假使她能够像菲亚美达那样的把故事讲下去，那么不用说，我会因此而找到一丝安慰。”

潘比妮亚听了国王的吩咐，却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暗想，与

其使国王个人满足，不如让大家高兴；我得考虑着女伴们的心意如何，不过国王的吩咐也不好违背，更何况他现在情绪不好。所以决定在他指定的题材范围之内，讲一个使大家发笑的故事，做到两全其美。她这样开言道：“俗语说得好：‘里头坏的鸡蛋再坏也一样。’”这句话真叫我有不少的故事好讲呢。我现在就讲这么一个故事，让大家可以看到，那班穿着长衣宽袍的修士是多么虚情假意。

看他们那张脸，白得像纸片似的，其实那是化装出来的或是荒唐的行为所造成的；听他们说话，那声音那神情真是又谦恭又柔顺，但这只是在他们有所请求的时候，才是这样；逢到他们斥责别人的过错时，那面目狰狞、声色俱厉的样子叫人恶心。他们要大家相信，上天堂的路由他们控制，在我们就是什么都得拿去孝敬他们。不，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不是像我们那样，在追求上天堂的路，他们已经俨然以天堂里的主人翁和统治者自居了，所以竟堂而皇之地把天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地段，按照死者捐献给他们的金钱多少，指派给不同等级的死者。这样，如果他们果真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套话，他们首先欺骗的是自己，其次就是欺骗了那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信徒。要是我能够公然把他们的罪行全都揭露出来，那一定会让不少愚夫愚妇睁开被他们迷惑的眼睛，看清了在他们那长衣宽袍的人皮底下究竟隐藏着些什么。现在我只能拿威尼斯的一个来头不小、赫赫有名的法兰西斯派神父的事迹来作为例子讲给大家听听——但愿天主显灵，叫天下这班大骗子，全都得到那个威尼斯神父所得到的报应吧。再说，大家本来听了绮思梦达殉情的故事，给怜悯的情绪压得透不过气来，心里也该轻松一下了，所以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好让各位发笑一通。

尊贵的小姐们，在伊莫拉地方，有一个为非作歹的坏蛋，叫做贝托·台拉·马沙。他生平的种种恶行，叫人发指。到后来在当地尽人皆知，大家都鄙视他，看不起他，不管他撒谎也罢、说真话也罢，反正再没哪个相信他了。最后他走投无路，再也立不住足，只得一狠心，到威尼斯去另谋生路了。威尼斯是个藏垢纳污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从前的作风，换一种方式来施展他的鬼蜮伎俩，竟仿佛受了良心责备，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忏悔过去的罪恶似的，谦逊得异乎寻常，不论哪个天主教徒都没有像他那样虔诚。他如鱼得水，然后再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方济各会的神父，自称是亚尔贝托·达·伊莫拉。披上了这身道袍僧服，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过着严肃的生活，赞美苦修，提倡斋戒，当然，这只是在弄不到配他胃口的酒菜时才会发生。

总之，一个窃贼，一个无赖，一个伪造犯，或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十